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宦海升沉錄 第七回 革樞臣黨人臨菜市 立阿哥天子入瀛台

話說太后因榮祿夜來求見，料知有緊要事情，即召進裡面，問榮祿何故乘夜至此。榮祿叩頭說道：「若沒有緊要事情，臣何敢夜深到來驚擾。正惟關於朝廷安危，及老佛爺性命，不得不到。」太后聽罷，驚得面如土色。即令榮祿起來，旁坐細說。榮祿便把康無謂一班人所謀，及袁世凱所說，一五一十說出。

太后道：「難道皇帝也來謀殺我不成？」榮祿道：「未必至此。但他們憑皇上，說老佛爺將要殺他。皇上不察，信以為然，就諭飭他們救護。所以他們就乘機謀圍頤和園。口口聲聲說是皇上有旨，說老佛爺阻撓新政，先要除去，實則為作亂之計。總望老佛爺立須決斷，以杜逆謀才好。」

太后道：「我明天即察問皇帝，且看原委如何，然後定奪。」榮祿道：「總望老佛爺不要遲疑。因他們催促袁世凱發兵。袁世凱只推他明天舉事。若他們不見袁世凱舉動，定知狡計敗露，先自逃走，反令逆臣逍遙法外了。」太后聽得，深以為是，便立發條諭，令步軍統領衙門閉城大索逆黨。督飭兵勇盡拿康無謂一班人，統交刑部治罪。一面又令榮祿速回北洋，飛飭兵部截緝，免令他們漏網。榮祿領過密諭，立即遄返北洋而去。

那時康無謂自念：「屢次運動袁世凱，他口裡應承，總不見發作。看來譚嗣同之言，說袁世凱必做不到。老譚這話，不可不信。但自己雖瞞著黨人道是不是自己運動袁世凱，反說袁世凱運動自己，這話不過撐住一時。究竟自己做事自己知。自己情真理確對袁世凱說過幾次。倘袁世凱做不到時，定然要把自己所謀告發。這樣想來，豈不甚險？不如先離京去了，較為穩著。若有禍患，自可先行逃去。沒（設）有好處，這時再回也不遲。」便立定主意，先修書給他門生一個姓梁的，喚他逃走。忽然門外傳上一封書信來，認得是李端芬字跡。

原來自當時禮部尚書許應駱革了，那李端芬已轉補禮部尚書，這都是一班黨人之力。這會李端芬聽得消息不好，便立即通知康無謂。故康無謂看了，十分驚惶。因函內所說，只稱榮祿昨夜單車入京，面見太后，一定有些意外之事，須作預備這等語。康無謂就知是袁世凱向榮祿告發的了。這時正甫天明，看來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，也不容遲緩。因此只發繪得梁門生一封書，餘外統不暇報告。就是一個親弟，喚做康何謂，也是天天跟著談新政的，倒不暇使他逃走。自己亦不暇檢拾行李，獨自一人，慌慌忙忙跑出去。後來得天津日本領事署一個日本人救他逃往日本去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且說太后自囑咐榮祿回北洋截緝逃犯之後，那榮祿自然趕緊回衙，與袁世凱商議，將各營軍兵分頭抽調截緝；又傳令各處關卡，偵察來往行人，不得令逆黨走脫。那太后又恐一班黨人漏網，更令京城各門一律關閉，不得放人出進。再令由北京至天津的鐵路停行一天，免令逆黨中人混跡逃去。遂把一座大大的京城防閉得鐵桶相似。

那步軍統領大臣領了太后密旨，率領人馬四圍搜捕，先到康無謂所寓的南海館捕人。時林旭、楊銳、譚嗣同及康何謂等，正在南海館談論。因不見康無謂消息，又見風聲已緊，正憂慮不迭。先是門子到來報說道：「不知何故，街外紛紛傳說，有老太后密旨，要捕捉逆黨，現在京城各門俱閉，連火車也停了。」說猶未了，林旭等正面青面黃，不想步軍已到，把南海館團團圍住。這時各人因聽得風聲不好，都到南海館打聽消息，就被步兵統領大臣將在館內各人一網打盡。先把林旭、楊銳、楊深秀、劉光第、譚嗣同、康何謂共六人一同拿住。再將南海館搜遍了，總不見康、梁兩人蹤跡。便問那六人康、梁兩人逃往何處，都道不知。時六人被捕，面面相覷，垂頭喪氣。

那步軍統領大臣料知他們確不知康無謂的去處。猛想起李端芬、翁同龢是援引他們的，李端芬更與姓梁的有個姻親之情，料想姓康的躲在翁同龢處，姓梁的又料然躲在李端芬處。但翁、李兩人是個大臣，也不好擅搜他的住宅。立即帶領林旭等六人先交刑部。卻密奏太后，不見康、梁二人，並言及疑他在翁、李兩大臣處，不敢擅去查搜。太后聽得，正在怒氣沖天，便道：

「今日釀出宮廷大變，都是由翁、李兩人濫保匪人所致。你只管前去搜他，萬事盡有我在。你畏翁、李兩人則甚！」

那步軍統領大臣一聲得令，即分頭前往翁、李兩人處搜捕，總不見一個人影。細想：「火車停了，城門閉了，料他兩人不能上天入地，究往那裡去？」一面又電問榮祿、袁世凱兩人，有拿得康、梁兩人不曾。榮、袁二人，亦復稱不曾拿得。那時因拿不著為首之人，恐太后責備，不勝惶急，不免打草驚蛇，凡與康、梁有一點往來的，倒搜查遍了。整整鬧了一兩天，弄得京城風聲鶴唳。因為康無謂得勢之時，凡那些候補中人，或在部中行走的，倒當康無謂是有權勢的，要靠他援引，也不免紛紛從附，以能人保國會為榮。及見那六人被捕，料刑部堂訊之時，也不難供開自己是個同黨，如何不懼？因此人人自危。

步軍統領大臣把這個情形，奏知太后，方才令火車復行，城門再開。又見京中人心惶遽，須要弄點法子安慰人心，便令刑部衙門不必將六人審訊。因懼他六人供開同黨，義個知他黨內有若干人，反要大起株連，治不勝治。又以那六人已情真理確，是跟康無謂同一路走的，便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即將那六人押赴菜市口，立即斬首主了。再將翰林學士徐致靖革職監禁。

又將地兒子徐仁鏡、徐廠鑄一並革職。隨復查在逃的，除康、梁兩人之外，有京卿王照、御史宋伯魯等。立即發諭各沿江沿海的督撫，飭令各關卡一體嚴緝，毋令漏網。這諭一下，已不知康、梁逃到那裡，只得又降一道諭旨，把他官階功名革了，仍令查緝，更出賞格拿他，惟恐不獲。這樣看來，那康無謂行為，雖不是個道理，但何至因他一人牽連許多，又拿了六人，不訊而殺，還有什麼公理！可見專制國的淫威，真有草菅人命的手段了。

話休絮煩。且說當時朝廷因拿康、梁不著，就遷怒當日援薦康無謂的大臣。先把翁同龢、李端芬革了。學士徐致靖擬斬，秋後處決。學士文廷式亦革職回籍。最幸的是岑春暄，因外放之後，疑他不與聞康無謂的事，即免置議。那張之洞亦是保薦康無謂的人，自己料知不免，急的上了一道奏本，力請重治康、梁之罪，始得無事。至於巡撫陳寶箴，就不能免於處分。統計牽連共四十餘人。

單是侍郎張蔭桓，本亦是援引康無謂的，就有人奏他是康黨，且與康無謂同鄉，不時來往，更動人思疑。朝廷就派了大學士徐桐查他。那徐桐是個第一反對新政的人，自派了他查辦，各人倒道張蔭桓危險。還虧張蔭桓在總署多年，經手借過幾筆大洋款，弄得注大大個錢，整整有六七十萬之多，立即托人打了榮祿及徐桐的手眼，費了三十萬金，那徐桐就停頓了兩天，暗令張蔭桓把與康無謂有來往的函件，統通焚了，然後徐桐前去搜查。後來復奏，乃博得「似非康黨」四個字，就免過了一時。後來畢竟被榮祿排去，也不必再提。

自此次革殺各員之後，京城裡頭真是小兒也不敢夜啼。從前天天說新政的，到這個時候，連一個「新」字也不敢說。當時皇帝更不敢置議。太后本憤怒已極，但念當時皇帝只是一個受人擺弄的人，也不必計較。不料康無謂逃了出來，言三語四，一來說太后委實謀殺皇上，故皇上有密詔給我們，要除去太后的；二來又說這會得逃難出來，係得皇上先通消息，知道榮祿入京，定知有些不妙，故能逃出，若不是皇上通訊，就不免同及於難，這等說。這點消息，被太后聽得，真是怒髮生煙。因太后以當日火車停了，城門閉了，若不是皇上救他，他如何逃得去？故聽了也信為真，就不免遷怒當時皇帝，以為康無謂一班人，正謀圍頤和園，要殺自己，若皇帝沒有給密詔過他，自然要捕康無謂到來好對證，如何反通消息於他，縱他出去，因此上，自聽了康無謂自說由皇帝縱他逃走之語，確信為真，立召榮祿入京，商量此事。

那榮祿亦慮當時皇帝執權，於自己終是不便，便於召見時密奏道：「皇上本沒什麼主見，只是聽小人擺弄，終恐有礙大局。務請老佛爺獨斷獨行才好。」太后道：「不知軍機裡頭，各人意見怎地？」榮祿道：「容臣探看他們意見如何，然後奏復老佛爺便是。」太后深以為然。榮祿便辭了出來，到軍機衙門，力主請太后再復垂簾之事。

原來當日「變法」兩字，凡屬宗室大員，十人中盡有九人不贊成的，都道若是滿漢平等，一旦漢人有權，滿人就立足不住，故於「變法」兩字，多不以為然。不過當時皇帝主持，各人倒不敢說。今見康無謂一班人弄出這事，一發要乘勢推翻。

況當時皇帝不是個有才幹的人，一切權術總敵不過太后。故各大臣之中，倒惟太后之言是聽。所以聽得請太后再復垂簾之語，滿員軍機沒有一個不贊成。

其中有一個李鴻章，卻說道：「想皇上經過這會事情，必然悟得從前被人所愚的了。以某愚見，太后垂簾之說雖然是好，較不如再候些時，且看皇上舉動怎樣，然後決奪。」不想李鴻章說了這話，就有一個親王答道：「此乃我們家事，李中堂你不必說罷。」李鴻章聽了，滿面通紅，不敢再說。餘外漢員，見李相且說不來，自然唯唯諾諾。次日便由軍機一同列銜具奏，請太后再復垂簾聽政。那折既入，不消兩無，即由當日皇帝發出一道諭旨，自稱有病，不能親理萬機，復請太后垂簾，這等話。自此各事都由太后主持。到那時皇帝反怨恨那班黨人不已，以為若不是逆黨在海外說出種種謠言，斷不至如此。但這時已悔之無及了。

且說當時皇帝既已失權，又惜養病為名，天天住在瀛台裡面，不聞外事；沒有一個兒子，那些近支親王，又不免各逞雄心，要圖承繼這個大位。因為當時皇帝，亦是入繼的。卻是太后親兒同治帝沒了，不曾有皇子。論起昭穆，本該要立同治帝的姪子方為合理。惟是他姪子，係恭王的孫，太后恐怕恭王因自己孫子做了皇帝，一定他自己執權，於太后自己有些不合，就改立了當時皇帝，作為以弟繼兄。自即仿以來，已爭論不少。

今一旦皇帝大權，又無嗣子，那些宗寶近支，自不免互相覬覦，在裡頭也巴結太后，在外面又巴結榮祿，欲為將來立嗣的地步，這等人已是不少。

單是端郡王載漪，亦是一個近支宗派，他有一個兒子，年甫四齡，喚做傅儀，向來頗得太后喜歡。那端璵榮祿又是一個知己。一來端王為人卻有點心計，與榮祿提議請太后垂簾之時，是端王首先主張的。故立嗣一議，自太后以至榮祿倒屬意傅儀一人。但是端王心裡只欲兒子急做皇帝，若僅得立作儲君，不知何時才得登位。是以天天運動，只要兒子即登大位，好教自己早日做太上皇。那時一班臣工早已知得太后之意，倒未趨承端王，替他盡力，好為將來保薦功名之計。故自康無謂這案一出，弄得京中大臣大天要謀廢立。

那當時皇帝又最不能得各大臣之心的，個個倒知得有個太后，也不知有個皇帝，竟要跟端王一路走。試想端王要謀自己兒子登位，那有不盡力的道理？但是太后還慮幾分人言，恐怕各疆臣不服，反成紛擾。便發個電諭，往問江督劉坤一及鄂督張之洞兩人。因為他兩人做了數十年大官，一向恭順朝廷的，料必從自己意見。若得他兩人贊成，不怕各督撫有些反對。果然張之洞接得電諭之後，不敢復答一字。他明知這件事不好做，但恐太后不喜歡，故不敢言，就敦起一個名教家的款子，以為不忍言罷了。獨劉坤一復一道電，說是「君臣之分已定，中外之口難防，臣所敢言者在此，臣所不敢言者亦在此」。這四句話，太后想來，覺有道理，便密召榮祿商議。

時袁世凱亦在榮祿跟前，極不主張廢立的事。所以太后與榮祿，到這時只要立儲，再不主行廢立的事。太后復向榮祿問道：「便是立儲一事，你道京中大臣還有人阻撓沒有呢？」榮祿道：「除了李鴻章，料沒有一個敢說別話的了。故不如把李鴻章先遣開，離去北京。因他是個老臣，怕他要來力爭，我們也難處置。那時責他又不好，不責他又不好呢！且北京裡頭，不知皇上有與人函通消息沒有，怕再有像康無謂的人，搖東擺西，怕又要鬧出個亂子來了。故這件事，總要細心打算才好。」

太后聽得，也點頭稱是。

次日，便令李鴻章做個商務大臣，出京查辦商務。一面又發道諭旨，托為皇帝所說，稱病重，要行立嗣，為承繼大統之計。正是：

誤通逆黨言新政，致立端藩失大權。